



李心田  
经典童书

李心田

著

WUDINGSHANG DE LANXING

# 屋顶上的蓝星



《闪闪的红星》作者新时期转型重要作品  
饱含生命力与希望的忧思之作  
青少年普法教育上佳之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李心田  
经典童书

李心田

著

WUDINGSHANG DE LANXING

# 屋顶上的蓝星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屋顶上的蓝星 / 李心田著, 谢颖绘 — 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7

(李心田经典童书)

ISBN 978-7-5353-6043-4

I ①屋 II ①李 ②谢 III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6706 号

## 屋顶上的蓝星

李心田 / 著 谢颖 / 绘

责任编辑 / 王桢磊 黄穗 辜曦

美术编辑 / 赵青 装帧设计 / 钮灵

出版发行 /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7印张

版次 /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353-6043-4

定价 / 12.80元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[www.dolphinmedia.cn](http://www.dolphinmedia.cn) 邮箱 / [dolphinmedia@vip.163.com](mailto:dolphinmedia@vip.163.com)

咨询电话 / 027-87396305 销售电话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/ [wangq007\\_65@sina.com](mailto:wangq007_65@sina.com)

## 知法懂法,从孩子抓起(代序)

人们常说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,可是同样倒卖汽车、触犯法律、身为工人的韩守义判刑一年,而主犯孔科长只落个党内警告,逍遥法外。

韩守义的儿子、十四岁的中学生韩方真想不通:是判刑一年重呢,还是党内警告重?他在课堂上学过法律常识,并且是班级代表,要参加全校的“法律知识竞赛”。

难道课本上说的是糊弄人的?选出的人大代表不替人民说话。他以一个孩子的精诚去找讲理的地方和为他讲理的人。

他先找到他爸爸工作的工厂,一下子像进了迷魂阵。负责处理他们事情的是王书记,王书记出差了,找不到。冤有头债有主,韩方直接去找孔科长。而在孔科长家里却碰到了那个“出差了”的王书记。韩方当着面儿说孔科长和他爸爸一起犯的法。王书记说:“孔科长是老同志了,办事是有原则的,有问

题他会向组织讲的。”韩方不明白，谁是“组织”啊？他第一步就陷到了泥沼里。

一个十分优秀的中学生不愿去上课了。

“学习有什么用？”逃学的黄标向韩方说，“好人受罪！”

韩方的同学黄标，爸爸被汽车撞死，没处说理。这孩子对社会产生反感，他说：“大人讲，如今没真事儿，要办成事儿，你就得送礼！”为了帮韩方送礼，黄标去偷高级香烟，被捉住，送了劳教所。

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好吗？它好在哪里？韩方怀疑起来了。不过他不死心，他又去找法院，又去找人大代表……

韩方做梦，一眼望不到边的房子，他想走进去，便去敲门，敲一个不开，又敲另一个，还是不开，他挨着敲下去，所有的门都闭得紧紧的……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迷茫了。

小说写到这里，我这个作者心也冷了，手也僵了，实在写不下去了！中途想改道儿：一，写成一个悲剧，无果而终；二，让韩方拦车喊冤，遇到一位青天。但，这全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。

写不下去，先停一下。

不久，上海召开国际儿童文学创作会议，我参加了。会下，我与上海少儿社社长任大霖谈起手头的这一创作。他十分激动，说：“太有意义了，心田同志，这样的书只有你敢写，也只有你能写好！”我说我的主人公原来支撑他的是相信党、相信政

府、相信社会，并相信他自己。现在这四个相信在现实面前全碰碎了。我总不能骗我的主人公进而骗小读者吧！他说：“老李呀，你可别泄气，如果你笔下的那个中学生失败了，就是我们大家的失败，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都对未来失掉信心，我们的革命事业还怎么继续下去？”后来我们还谈到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，那是曾引起美国南北战争的一部小说。任大霖说：“如果你这本小说，能引起领导层的注意，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反响，我认为它的现实意义在《闪闪的红星》之上！书稿写好，马上寄给我，给你发！”

在热心的任大霖同志鼓舞下，我回济后，带着我的主人公韩方又去敲法律的大门。在刚入党的何老师、刑警队洪队长和人大代表崔明方的帮助下，经过曲折斗争，韩方的官司终于打赢了，孔科长被绳之以法。

小说稿寄到少儿出版社，任大霖同志很重视，先在《巨人》杂志发表，紧接着出版了单行本。“内容提要”上写道：“小说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生动鲜明，整个作品撼人心魄发人深省，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感染力。”

《屋顶上的蓝星》出版后，文学评论家谢永旺同志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一篇短评《可贵的忧思》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忧思得到了化解：国务院2004年提出“十年左右，基本上建成法治政府”。到那时，也许就能“法律面

前人人平等”了。

我想，知法懂法，从孩子抓起，让这一代人从小就遵守法律，依法办事，并维护法律尊严，这会打好法治的根基。

李心田

# 1

韩方走出学校，心中十分快活。仰头看看天，太阳笑咪咪的；深深地吸口气，空气甜津津的。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他头脑里还萦绕着刚才的“课堂竞赛”一幕。

“二号同学！”

“到！”韩方站了起来。

“下面是接答题：我说上句，你接下句，课文是朱自清的《春》。”

于是，何老师说上句，韩方接下句：

“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东风来了。”

“春天的脚步近了。”

“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。”

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。”

“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。”

“嫩嫩的，绿绿的，园子里，田野里，瞧去，一大片，一大片满是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像出谷的山泉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不停地滚滚流着，把整个课堂都溢满了，同学们全浸润在《春》里。当问答停止，何老师说出“加10分”时，课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在后面的必答题和抢答题中，韩方都得了满分。最后确定，由他代表初二（四）班参加全校的“课文知识竞赛”。

他轻松地走着，心头有一种满足。他原本想哼支歌儿的，但知道这时周围有许多同学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望着他，他应该表现得和平常一样，甚至要比平时更“夹起尾巴”，才能使那些羡慕的人不失去羡慕的热情，而那些妒嫉的人，才能心平气和下来。

他没有哼歌，沿着街边走，不时主动地和同学们搭话，一点也没显出“得意忘形”，却准备着谁向他发出一声夸奖，而他要用“没什么”来回答。

真的，这时候要是没有谁向他说出些赞美的话，他会感到失望的。

“韩方！”一个女生叫了一声。

他回过头去看，是孔黛，心不由跳了一下。

“你怎么记得那么熟呢？”孔黛十分钦佩的样子。

“没什么。”韩方低低说了一声。

“要是我，就可能卡壳，”一个男同学说，“我一站起来说

话就心慌。”

“我也是的，”又一个男同学说，“一站起来，就结巴啦！”  
大家都笑起来。

韩方又得到一次满足，他想起一个新学的成语：“鹤立鸡群”。

在拐弯的地方，同学们都走开了，只有孔黛和韩方一路。

两个孩子是邻居，上小学时就一路来回。后来上中学了，男学生要和男学生搭伙儿，女学生也和女学生走在一起，两个人便各有各的路伴。但是拐进崇仁街之后，便只剩下他俩。他俩虽是他俩，但各走各的。为什么呢？谁也说不清楚，可又是非常清楚的事儿。

孔黛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小姑娘，和韩方一样大，都是十三岁半。她有一双讨人喜欢的眼睛，细细的，亮亮的，一说话就像是要笑的样子，皮肤嫩嫩的，白里透红，可能是天天喝牛奶，脸白润润的。但是她的学习成绩不算好，听说，她上七中，是她爸爸托人走后门进来的。她穿一件白衬衫，套一件天蓝色的裙子，走起来，小腿上像有弹簧，一挺一挺的。她拐进崇仁街之后，不时地回过头来看一下，希望那离她十多步远的韩方能走到她身边来。

韩方不愿加快脚步，他甚至感觉出孔黛有意放慢脚步在等他。他就是不愿走过去，两条腿慢悠悠的，心中带点儿警惕。

原先，韩家和孔家都住在崇仁街的尽头，那里有并排着

的两排平房，全是柴油机厂的职工宿舍。到了1985年，工厂在平房前的空地上盖起了一幢五层大楼，孔黛的爸爸是厂里的供销科长，上个月也搬进二楼了。

孔家搬家那天，给了韩方很深的印象。那是两路进军：一路是从孔黛原先住的平房里向楼上抬家具；另一路是汽车从商店里拉来一套组合木器和一套组合沙发。嚯，工厂里来了十多个人，一个个累得汗流满面。

“喔唷，他家里有这么多东西呀！”放了学的韩方，望着那些家具，发出了啧啧声。

韩方的妈妈，在门前的水龙头下洗菜，也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向楼上抬着的箱子、柜子。

韩方说：“这么多箱子、柜子、桌子、椅子，那房里能放得下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他分的是三室一厅的，七十多平方哪！”

韩方心里沉吟了一下：孔家只有三口人，住七十平方，我们家四口人……

“你上去看看，”妈妈说，“他们那房子，自己又装饰的，墙上都贴了壁纸。”

韩方不愿上去看，他认为那是眼馋，要被人看不起的。

放了学的孔黛也来到新楼前，她用那细细的眼睛打量那些为她家搬家的人，轻轻一笑，屈身坐到那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沙发上，身子上下弹了几下，嘿嘿地笑出声来。

韩方的爸爸韩守义也帮孔家搬家，他同一个青年工人

正抬着一个红色的大木箱向楼上走。箱子上挂着一把锁，里面像是装满了东西，沉沉的，抬着十分吃力。

要是往常，韩方准要过去助爸爸一臂之力的，但这会儿他不愿走过去，他觉得爸爸这么出力，有点儿巴结的味道。

两个男人抬着箱子走进楼门了。韩方妈妈望着那背影说：“他家这么多东西，将来就全得留给那个小妮儿。”

韩方知道妈妈指的是坐在沙发上的孔黛，孔家只有她一个女孩子。

“将来谁有福，娶了这个孔黛，这家当就归他了。”妈妈说这话时，转脸望了下韩方。

韩方像被针扎了一下，他心中埋怨起妈妈来：你说这话，干吗要看我一眼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妈妈并没看出韩方脸上的表情，如果看出来，她也会说：你心惊什么，难道我说的是你吗？

反正，就有这么些事儿，韩方便对孔黛抱有一种警惕，他不愿接近她，男孩子要有自己的尊严。

这会儿，孔黛就走在韩方的前面，原先隔着有十来步，渐渐地只距离四五步了，而且孔黛还在把脚步放慢。

“我走到她前面去！”韩方想，“你慢，我快。”他刚要迈开大步，可忽然问自己：“你干吗要躲着她呢？本来是没有什么的，这么做，好像是真有什么事儿了！”想到这里，便坦然地向前走。

“韩方！”孔黛喊了声，笑咪咪的。

总不能不理人呀，韩方“嗯”了一声，不好甩开孔黛了。

孔黛的细眼睛闪了闪：“那《春》里为什么说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着，走着？”

韩方迟疑了一下，他心里是很明白的，可是一下子不知怎么说，“嗯”了声，看了看孔黛，《春》，不就像她吗？笑着，走着！

见韩方不做声，孔黛又问：“为什么《春》的最后一句说，春天像健壮的青年，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？”

这也是很明白的，可韩方一下子也说不出来。要是在课堂上，老师提问，他会应答如流的，可走在路上，面对着这么一位女同学，韩方不知怎么说了，他的脸红了起来。

崇仁街的两旁栽着成行的杨柳，那柳条儿软软地垂了下来，风一吹便轻轻地拂着人的脸颊，正是吐柳絮的时候，飘飘忽忽的，尽往人身上沾。孔黛拂去鬓边的一团柳絮，侧着脸望着韩方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韩方说：“那是比方。”

孔黛说：“怎么就那么比呢？”

韩方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，他觉得孔黛提这个问题，似乎不是为了求得知识。健壮的青年，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！他不由得偷偷地看看自己的两臂。

“我得快回家了，”韩方说，“家里还等着我有事儿呢！”便迈开了大步。

“哎，哎！”孔黛紧赶两步，“昨天晚上，你爸上我家去了。”

近来,韩方的爸爸常到孔家去,有时在那里待很长时间。

“你爸说,学习上有不懂的可以问你。”

“噢!”

“你知道吗?你爸和我爸,一块儿替人买汽车。”

这事儿韩方倒是知道一些,爸爸替人买汽车的事,在家里时常提到的,而且见到爸爸拿回许多钱。

“听我爸说,要和你爸开个汽车公司呢!”

韩方听了不由冷笑一声,他知道一辆汽车好几万块钱,开汽车公司是要许多钱的,他们的爸爸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元的工资,凭什么开汽车公司呀!

见韩方不信,孔黛便转了话题:“我家房子多,复习功课,你上我家来好吗?”

“不好!”韩方心中说,“让同学们骂我呀!”

“往后……”孔黛一句话尚没说完,突然“哎哟”一声,忙用左手去抚右边的肩膀。

接着,韩方又听到“嗒”的一声,见一颗小石子落在身边的树干上。他转脸一看,见远远的一棵树下站着一个脏脏的男孩子,只见他又抬手投过一颗石子来。

孔黛惊叫了一声,躲过那颗石子,又忙躲到韩方的身后。

“哈哈!”脏孩子开心地笑了起来,冲着韩方和孔黛做鬼脸儿。

“你干什么,黄标!”韩方瞪着那个脏孩子。

脏孩子向这边走,孔黛像是怕他,连忙从韩方背后快步

走开。

“哈哈！”脏孩子在孔黛的身后又笑起来，弯腰从地上又捡起一块小石子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韩方抓住脏孩子的手。

“怎么，你向她？”脏孩子嬉皮笑脸地望着韩方，“是你的小媳妇？”

“你再胡说，我揍你！”韩方显然比那脏孩子有力气，他要拧那孩子的手臂。

“哎，哎，不说了，松手，松手！”脏孩子屈服了。

“你打人干什么？”韩方问。

“我腻歪她。”脏孩子说。

“她怎么得罪你了？”

“她吃得比我好，穿得比我好，住得比我好，有爹有娘，我恨！”

韩方似乎理解那脏孩子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向孔黛的背影望去，她已经快走近那座新楼了。

“你怎么不上学了？”韩方问。

“上学？”脏孩子翻着眼。

“你不上学，你奶奶知道吗？”

脏孩子眼皮一耷拉，嘴也撇了起来。

“你这么在外边胡闹，你奶奶知道，要气死的。”

脏孩子咧了咧嘴，做一个怪样儿。

“你别装相！”韩方捅了脏孩子一下，“你丢的书包，我

李心田经典童书

屋顶上的蓝星



